

雷切尔·科里：一盏不屈的光

2003年3月16日，在加沙地带南部，大地在一台推土机下颤抖——而它面前站着一个23岁的美国年轻女子，身穿橙色安全背心，手持扩音器，高声守护一个家庭的家园。她的名字叫**雷切尔·科里**。

那天，她独自站在沙地上，但灵魂并不孤单。她心中有与她嬉戏的孩子、喂她吃饭的母亲、邀她进入生活的家庭。她相信自己的存在能拦住机器。它没有。当它前进时，碾碎了她的身体。但它无法碾碎它所代表的一切。

雷切尔·科里并非仅仅死于推土机的重量。她死于**不公的重量**——她挡在它的路上而死。

一位见证者的诞生

雷切尔·艾琳·科里（Rachel Aliene Corrie）于**1979年4月10日**出生在**华盛顿州奥林匹亚**——一个雨水、森林与静默政治良知的所在。童年时，雷切尔便能感受到他人的负担。她早早且频繁地提出大问题。十岁时，她宣布目标是“终结世界饥饿”。她没有长大脱离这个理想——她更深地投入其中。

在**常青州立学院**，她学习全球发展、文学与政治理论。但雷切尔想要的不仅是理论。她要面对面直击不公。当她得知巴勒斯坦人民在军事占领下的苦难——家园被毁、边界被封、梦想被粉碎——她不只是研究这场危机。**她去了。**

2003年1月，雷切尔作为**国际团结运动（ISM）**的一员抵达加沙——一个由巴勒斯坦人领导的非暴力运动，欢迎国际活动家进入被占领土的核心。

在那里，她的心找到了使命。加沙也获得了一位女儿。

加沙：她良知的脉搏

雷切尔不只是观察加沙——她**走进了它的生活**。她住在**拉法**的人民中间，这座城市被围困与丧失所伤。她寄宿于面临拆毁威胁的巴勒斯坦家庭。学习**阿拉伯语**，帮孩子做功课，与邻居分享面包，走在坦克阴影下的尘土街道。

拉法人民**不是把她当客人**，而是当自己人。他们亲切地叫她“**拉莎**”，她不保持距离。她坐在哀悼帐篷里。为母亲们提购物袋。在被推土机毁坏的田地里与农民并肩而立。她的存在不是象征——是**真诚的**。

她在给家里的信中描述无法忍受的不公——以及世界无法忍受的沉默。

“我正在见证这场慢性、阴险的种族灭绝，”她写道。“我也在发现一种我从未认为可能的坚强与慷慨。”

雷切尔明白**团结**不是口号——是牺牲。她已准备好献出。

最后的站立：一位永恒的见证者

2003年3月16日，雷切尔·科里站在拉法纳斯拉拉家族的家门前。她曾与他们同住、同桌、共眠于同一屋檐。那天，以色列军队派出一台卡特彼勒D9推土机拆毁他们的家——如同加沙数百其他房屋一样。雷切尔站到前面。她穿着鲜亮的橙色背心，用扩音器大喊，在开阔地带清晰可见。

机器前进了。没有停下。退后时，雷切尔的身体躺在下面——被碾碎、失去生命，但永远转化为不朽之物。

以色列当局**扣押了她的遗体**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施加了第二次、更安静的暴力——这次是对她家人的。不尊重他们的权利或悲痛，以色列官员**未经家人同意对雷切尔的尸体进行尸检**，随后火化，只将**她的骨灰**归还给奥林匹亚的父母。

雷切尔的母亲**辛迪·科里**后来在以色列法庭和国际采访中作证：

“他们从未就尸检咨询我们。告诉我们必须在释放遗体前进行，但没说何时、何地、由谁，或我们的意愿将被忽视。” — 辛迪·科里，2010年海法地区法院证词及2015年采访

这最后的羞辱，没有关怀或同意，仍然是她死亡不公中的令人不安的一章。它剥夺了家人最基本的权利——以和平、祈祷和陪伴照料女儿遗体。

但在**加沙**，她的灵魂被**有尊严地纪念**。在那里，雷切尔没有被默默安葬。她被尊为**沙希达**，烈士。在拉法文化中，在她为之而死的家庭眼中，她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地位——不是通过暴力，而是通过**为生命献身的牺牲**。

拉法人民举行了**象征性葬礼**。他们用巴勒斯坦旗帜包裹她的照片，将她的记忆带上街头，诵读《古兰经》经文，几个世纪以来回响于为无辜者而死的烈士：

“绝不要认为那些为真主之道而阵亡的人是死的。不，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活着，得到给养，为真主从他的恩典中赐给他们的一切而欢欣，并为那些尚未加入他们的后继者[将殉道者]带来喜讯——他们将无恐惧，也无忧愁。他们得到来自真主的恩典、恩惠以及真主不会让信士的报酬落空的消息。”（《仪姆兰的家属章》3:169-171, Sahih International）

尽管雷切尔·科里不是穆斯林，**沙哈达的精神**——直至死亡拥抱真理——在她身上完全活现。她的殉道**不仅被加沙人民接受；它被神圣化**。她的名字加入了为正义、尊严与他人献出生命的圣者名单。

一个不会忘记的家庭

雷切爾的父母**克雷格與辛迪·科里**本可以封閉在悲傷中。相反，他們帶著目標向外。他們創立了**雷切爾·科里和平與正義基金會**，不是過去的紀念碑，而是**對未來的承諾**。

他們站在法庭、政府與大學面前——為女兒和她所站立的人民要求正義。2012年，以色列法院裁定她的死亡為“意外”，免除國家責任。但克雷格與辛迪的使命從未動搖。

至今，他們**親自參與捍衛巴勒斯坦權利**，放大被沉默的聲音，走雷切爾走过的路，並體現她為之而死的真理：正義不屬於一個國家、一種信仰或一個民族——它是普世遺產。

他們的女兒沒有失去生命。她**獻出了生命**，自願地。

她留下的光

雷切爾·科里的名字如今活在加沙各地的壁畫中。學校以她命名。孩子們被教導那位在美國人，在幾乎無人這樣做時為他們站立。她在詩歌、電影與守夜中被紀念。由她的信件與日記編纂的戲劇**My Name Is Rachel Corrie**讓全世界觀眾淚流滿面。

但她的真正遺產**不在藝術或記憶中**——在他人心靈中喚醒的活生生的良知。她激勵了數千人質疑自己在壓迫系統中的角色，與被佔領與流離失所者團結站立，並記住**即使是一個人**，若由真理引導，**也能站在不公之牆前**。

在巴勒斯坦人的心中，雷切爾·科里不是象徵，而是**姐妹**——她的愛跨越海洋，她的犧牲將她與正義世代相連。

結論：無法被沉默的見證者

二十多年過去，雷切爾·科里的名字仍在回響——在難民營、教室、抗議與祈禱中。她不是士兵、外交官或政治家。她是人——無畏、有原則、充滿愛。

她不是為自己來到加沙。她**為他們而來**。並留了下來。

■ “誰救一條命，”《古蘭經》宣告，**“就如同救了全人類。”（《宴席章》5:32）**

雷切爾·科里試圖救許多人——不是用暴力，而是用她的存在。她未被恐懼沉默。她未在壓迫的引擎前屈服。儘管她的身體被摧毀，她的見證完好無損。

雷切爾·科里未曾離去。

她**活着**——在記憶中，在靈魂中，在每一個追隨她的勇敢行動中。她在她的主那里活着，與烈士們一起，為她走向的光而歡欣。

她站立、倒下、升起——**永遠**。

參考文獻

- Corrie, Rachel. **Let Me Stand Alone: The Journals of Rachel Corrie**. 编者：Cindy Corrie 与 Craig Corrie. New York: W. W. Norton & Company, 2008.
- 《古兰经》。译本：Sahih International. 吉达：Abul-Qasim Publishing House, 1997.
-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. **“Remembering Rachel Corrie.”** 声明与目击者证词，2003.
- Human Rights Watch. **“Israel: Investigate Death of American Protester.”** 新闻稿。2003年3月17日。
- Amnesty International. **“Israel/Occupied Territories: Death of Rachel Corrie Must Be Investigated.”** 公开声明。2003年3月18日。
-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（UNOCHA）。**“Rafah Demolitions: Overview and Humanitarian Impact.”** 加沙地带实地更新，2003.
- Corrie 诉以色列国。**海法地区法院判决**。案号 371/05。2012年8月28日。
- 以色列最高法院。**Corrie 诉以色列国上诉裁决**。案号 8573/12。2015年2月12日。
- Rickman, Alan, 与 Katharine Viner, 编. **My Name Is Rachel Corrie**. 伦敦：Nick Hern Books, 2005.
- Rachel Corrie Foundation for Peace and Justice. **使命声明与公共倡导材料**. 奥林匹亚，WA，2003–至今。